再“见”米勒

吴莉莉

参观巴黎奥赛博物馆是我的夙愿。七年前游法国,匆匆复匆匆。巴黎为世界艺术之都,我仅到过卢浮宫、凡尔赛宫。游卢浮宫,导游只给两个小时,大家央求多留点时间,他却说:卢浮宫么,只要看三个女人就行,时间肯定来得及。”什么“三个女人”?听得我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是指两座雕塑和一幅油画:胜利女神、断臂维纳斯,还有蒙娜丽莎。天哪,介绍世界级艺术瑰宝竟有这样的说词。我想去奥赛博物馆看法国现代艺术画展,小导游说:那原是个旧火车站,没啥看头。戴高乐艺术中心倒是经过,只是经过而已,好歹也算见过面。现在奥赛馆送宝上门,多好!

二月十九日早上,外面的世界银装素裹,我和先生赶去中华艺术宫。这次画展中好些作品我们见过,七十年后期,在当年的上海展览馆举办过《十九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那时艺术上已有些开禁,中法关系也比较好,法国绘画艺术才得以被介绍进来。久旱逢甘霖,此举曾轰动一时。据报载,画展是加了巨额保险并动用大量警力保护的。也正是在那时,我知道了米勒、库尔贝等大师,爱上法国农村风景画。上海世博会期间,法国馆也有名画展出,记得有米勒的《晚钟》、马奈的《阳台上》。那些天里,法国馆人头簇拥,前胸贴后背地根本没法细看,只抓拍了几张照片。这次算来,是三“见”大师们了。春节刚过,观众不多,大抵是中老年人,也有外国朋友。有拿起笔记本写的,有贴耳握着讲解筒看的,各自赏画安静、从容。一位志愿者姑娘走近我,微笑着轻问:“要不要讲解?”她的真诚让人温暖。展厅里,每排画框前都有穿制服的小伙子守卫着。展馆的气氛宽松、服务周到,完全与国际级的展馆接上了轨。

画展名为《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法国朋友送来的87幅精品让上海市民大饱眼福。米勒的《牧羊女和她的羊群》、《拾穗者》、《簸谷人》画前,总有观众驻足;莱尔米特的《收割者的酬劳》、勒帕热的《干草》人群集聚;在亨利·若弗鲁瓦的《医院探望日》前,我听见身边的中年男子向儿子讲画面的内容……米勒说:“任何艺术都是一种语言,而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艺术的魅力永恒,她能超越时空、跨过地域,没有国籍和语言的隔阂。我喜欢艺术作品写实的表现手法,奥赛馆的珍品让我瞥见了她辉煌的一角。我也曾见过那冠以“后现代主义”等时尚名词的东西,如水龙头挂在墙上、抽水马桶蹲在壁角、破门板竖在展厅中央……云遮雾罩的,恕本人无知,怎么看也看不懂。如此的绘画造型,不会有流传的价值吧。

画展精品美不胜收,我尤爱米勒。米勒把自己的画“奉献给泥土上的英雄”——农民劳动者,他歌颂辛勤的农人、歌颂劳动的壮美,他的画让人感到亲切。《簸谷人》前,我家先生欣赏绘画的技法,他赞叹画家为完美表达劳动者右手肌肉那精准的解剖、纯朴的色彩和厚重的笔触;我只觉得小伙子太累,他早疲惫不堪,两手已掂不起沉沉的簸箕,只得抬起右腿,靠膝盖借把劲,努力去顶住那簸谷。画面表现了劳动的沉重和生活的艰辛,她用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唤起观众对农民深切的同情。我喜欢《牧羊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裹条旧披巾立在草地,她低头专心地钩织小物件,身后的羊群在吃草,一条忠实的牧羊犬边上陪伴着。放牧之余,小姑娘也不得歇息,或许明天,这钩完的织物还需拿到集市换钱,帮妈妈维持家中生计。画面宁静、柔和,沐浴在阳光下的草地、羊群营造出一派诗意。诗意之外,又令人不免牵挂小女孩的将来……

奥赛馆画展每场展次赐予观众时间也只限两个小时,要精细品赏画作当然不够。寒舍虽藏有画册,电脑里也能点到大师们的页面,可终究不能与真迹相比。有了遗憾才会去寻求补偿,巴黎,奥赛博物馆,我们还会重来。

很有趣 刘鹏摄

灶花师傅

施敏

人间烟火锅灶始。按崇明当地风俗,谁家新砌灶头都要请泥水匠在墙上画上灶花,不然只有一堵白墙的“豆腐灶”,可是会惹灶王爷生气的。记得在家家户户都用柴灶的年代,每个乡镇都有一两位出名的灶花师傅,他们是工匠中资历最深、手艺最高的佼佼者,既能砌屋叠墙,又能信手画出优美的灶花。

在农村砌灶头既讲究位置,又讲究时间。那一年,家里房屋改建,父亲挑了个好日子请人打了座气派的三眼大灶。灶台上的镬子(铁锅)、汤罐摆放停当,从灶脚到灶顶的一大片刚粉好的墙面微微泛黄,还带着一股潮湿的草泥灰的味道。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师傅来画灶花了。

家住堡镇南海村的刘师傅是远近闻名的画灶花的好手,他仔细打量了家里的灶台,连连说这个灶砌得好,省柴、发火、不倒烟。画灶花的工具简单到几乎可以就地取材:五六支型号不一的羊毫笔、用来调色的碗盏一字儿摆开,镬锈是灶画最原始、最基础的颜料。镬锈其实就是锅底灰,刘师傅把从锅底刮下墨黑的镬锈加水调匀,等变得黏稠了再倒入少许的米酒。他一边倒一边说:“用米酒兑颜料,颜色不容易褪掉。”

刘师傅用狼毫笔蘸上少许墨汁,先在灶面上小心翼翼地勾框,外边框粗,内边框细,三根曲线勾画出一对仙鹤、随意几点散成松枝松叶,简单的黑、灰、白着色,一幅“松鹤延年”图跃然眼前,笔画不多,却依然栩栩如生。

刘师傅有时候会中途停下来喝口茶或者点上一支烟,眯缝着眼睛端详着灶台,想着下一步怎么画,看似运笔很快,好像很随意,其实是成竹在胸,透着多年磨砺出来的功底。不一会儿,活蹦乱跳的鲤鱼、嬉戏枝头的喜鹊、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幅丰收喜庆的农家美景在灶头四周完全绽放开来。随后在灶脚、灶梁上勾勒出对称的波浪、十字花纹等图案,侧灶壁上画上斗大的“红双喜”,喜气顿时洋溢了出来。

没有上过正规院校,也没有名师指点,刘师傅说过去他就是看着师傅画灶花,自己慢慢学会的,师傅也不教他,全靠自己的悟性。再说这些图案本来也是比较简单的,没有画稿,心中已然构好了图,全都是即兴,不打草稿,下笔为准,所以灶花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样式,每一家都不会雷同。

如今,家里的大柴灶逐渐被液化气所代替,那些寓意着和合美满、幸福吉祥的灶花逐渐淡出乡间生活,那些心灵手巧的灶花师傅在我们生活中渐行渐远。也许是机缘巧合,去年十月,专程去向化镇观看一年一度的“南江风韵”灶花节,在十多名现场泼墨的灶花师傅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眼帘,那不正是十几年前在我家画灶的刘师傅吗,他正佝着身子凝神作画,周围的喧哗声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不到一小时,一幅热闹喜气的五谷丰登图惟妙惟肖地展现在灶台上了。

看看刘师傅染白的霜鬓就知道,眼下还在从事灶画的,大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不禁让人感慨灶花这种浸润着民间风俗和智慧的艺术形式,正是有了这样坚守而执著的草根匠人,才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笔下的灶花凝聚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丰衣足食的祈求和平安如意的向往,寄托了勤劳致富的朴素感情。作为艺术的创造者,他们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名字,虽然现在灶花风光不再,他们对手中的绝活儿依然拿得起、放得下,在默默的坚守中,一幅幅绽放在灶台间的美丽画儿,依然“盛开”在我们的心里。

你会走路吗?

梁牛

走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马路上,常会听到『你会不会走路?』之类的责备声。例如,在许多并不狭窄的城市主干道上,两侧的非机动车和人行道本可畅通无阻;然而,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会碰到这样的路况:前面有四五个步行的年轻人一字儿排开,一个挨着一个,不紧不慢、相互做着手势比比划划,有说有笑地走着,后面的骑车人驶至他们身后时想通过,可他们个个都旁若无人,于是,骑车人只得下车欲从他们之间找个缝隙走过去,此时往往会下意识地责问前面的行人一声:『喂!你们会不会走路呀?』所幸,这时的『一字儿』行人大都会立即醒悟或闪开或让出身边的一条通道来。

又如,也是在城市大马路的非机动车和人行道上,当你骑着自行车向前驶去,忽然对面也同样来了一位骑车人,当两车交会时,你会主动将车龙头向右轻轻地一转,然,对方却将车龙头向左一转,结果往往会导致两车亲密接触,若是反应不快,难免有人会跌下车来。此时,没有掌握好『行路靠右走』的一方难免会遭到对方『你会不会走路?』之类的责问甚至呵斥。

再如,在超市的自动扶梯上,按『行人靠右走』、『左边为超车道』的路规理念,一般的人都懂得『右立左行』的选择,即站着随梯而上的人立在扶梯的右侧一边,赶时间的人则在扶梯的左边一侧走。可有不少人却往往缺乏这一常识,自己并不走,却偏偏要站在扶梯的左边一侧,结果挡住了别人走路。严格地说,这也属于『不会走路』的一种表现。

时下交通『拥堵』已成了人们出行的一大烦恼。有人说,出现『路堵』是因为现在马路上的机动车尤其是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没错。车多人多无疑是造成路堵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像上面所说的时下有不少人『不会走路』的现象,显然也是加添『路堵』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学会走路』,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事哦!

灯花

禄与福

小平

唐朝开元年间,宰相李林甫问大觉禅师:“肉当食耶?”大觉禅师说:“食是相公的禄,不食是相公的福。”

官员的收入,过去称之为“禄”,而现在称之为工资、薪水。官员用正当的收入,换取食“肉”的权利,享受幸福的生活,无可厚非。

但如果为了食“肉”,而越权,而进行权钱交易,以换取更多的“肉”。这样的“肉”,不得、不食,为福;得之、食之,为祸。

振振有词 夏贺新

气体施肥

王乃仙

气体施肥是一种新技术。利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一种“肥料”,给大棚绿色植物施肥,可使秧苗成活率从70%提高到98%以上。二氧化碳气体施肥技术可使温室大棚蔬菜增产50%以上,使蔬菜产量成倍增加。

我国目前有大约5000万亩蔬菜大棚,这个数字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单产数量还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上得很慢。以荷兰为例,荷兰黄瓜亩产八九万斤,我国亩产仅二三万斤。差距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在二氧化碳施肥上,荷兰的65%温室用点燃天然气的方法进行二氧化碳施肥。我国情况不同,温室点多面广,采用这一方法不适合国情,也不现实,而另外也没有找到合适且有效的施肥方法。

最近媒体报道内蒙古集宁市已购买了热分解法产生二氧化碳的发明专利,推广新型二氧化碳施肥器100台,经有关部门批准,先在北京的昌平、延庆、大兴等地用于大棚试验示范,增产效果显著。据说单是韭菜就能增产200%。

二氧化碳气体施肥器工作原理,是通过对碳铵进行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释放到温室中供作物进行光合作用,可以使温室大棚蔬菜作物普遍增长50%-100%。

故乡江藻

钱汉东

西施故里诸暨江藻是我的故乡。这里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也有湖光山色。秀丽的江藻湖,古称雁宿池。少年时代每逢寒暑假,我们兄弟总要回乡省亲,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美好的记忆。壬辰岁末,我再次走进江藻古邑,去享受乡村的清新空气,去感受乡村的文化气息。

水乡江藻得名与水关系密切,可以说是水成就了江藻。古时此处为沼泽地,由江水带来的泥沙沉淀堆积而成。先民开凿渠道,挖塘造田,修桥铺路,经过千年的治理,形成小桥云集、清流屋外、渔塘遍布的格局,江藻成了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旧时这里盛产莲藕,杭州所称“西湖藕粉”,大都出于江藻。今天江藻盛产的珍珠和草莓,更是名扬四海。

七夕会 行旅印痕

不久前,我应邀为《江藻钱氏族谱》写序,得知江藻得名还与陶瓷生产有关,江藻旧又称“缸灶”,生产青瓷。已故中国古陶瓷专家朱伯谦先生曾对我说,1984年他率浙江考古队在江藻调查时,曾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青瓷,出土堆积层最厚处近3米,还出土了不少“韩瓶”。这种“韩瓶”是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带兵时用的水壶,上海北区走马塘一带在水利建设中,也常见“韩瓶”出土,因为当年韩世忠曾在走马塘屯兵击金。既然生产陶瓷,那就有窑址,于是我便在江藻寻访古窑窑址,可惜随着岁月流逝,遗址已被后来修建的公路覆盖,这对我一个研究古陶瓷的学人而言,不免有点失落有点遗憾了。

我的记忆中的江藻,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诗意,一条长长的曲曲折折的溪水,缓缓地从村中流过,清澈的水中能看到鱼儿游弋,穿着蓝布衣裳的村姑,在溪边勤快地淘米洗菜。村头,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放着牛。溪旁街面是二层楼的商铺,路两旁摆满农副食品,如鱼、鸡、鹅、鸭以及各种瓜果蔬菜。江藻村的屋前屋后,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樟树,它们给父老乡亲带来绿荫和清凉,也见证了古老江藻的文化历史。

江藻是钱氏家族的重要栖息之地,始迁祖为七世祖钱奎,公元1127年从临安(今杭州)始携其四子鲁国公来到此地——江藻明镜里。钱奎迁徙这一年,正值中华大地发生重大事变,北宋王朝遭遇“靖康之难”,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可谓国难当头矣。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北方赵氏皇族、朝臣南迁以及大量难民拥入富甲天下的临安,临安顿时杂乱无章,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窄。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金兵随时南下,兵戎相见。钱奎不愧是一位富有远见和开拓精神的人,他为子孙后代谋求生路,寻找发展空间。于是,江藻、嵊州、义乌、金华、绍兴等地,分别成为其七子及孙辈的栖居地,四子鲁国公栖居于江藻,钱氏后裔便在此繁衍开来,半耕半读,济世传家,人才辈出,成为诸暨的名门望族。怀着敬仰之情,我在诸乡亲陪同下到阳始山始迁祖钱奎公墓凭吊。

在江藻的道边路旁,记载着进士、绅士、贞妇功德的牌坊高高耸立,时不时跃入眼帘,牌坊上的书体娟秀挺拔,文笔典雅深刻,让人驻足仰望,过目难忘。牌坊以明清两代的居多,有的碑头还刻有皇帝的诰命。小时的我常常在此伫立,反复诵读,有不认识的还抄录下来,回去查找字典。抚摸石碑,心想,我的毛笔字能写这么好就好了。如今,我有幸出版了《钱汉东诗文墨迹选》一书,想起来,最早的启蒙就源于江藻。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许多精神营养和生活经验是从江藻获得的,对江藻我常怀感恩之情。今逢盛世,国泰民安,江藻镇政府和钱氏宗亲将重修钱氏宗祠,邀我为将来修复的“钱氏宗祠”题写门匾,我既感荣耀又心存敬畏,惟有勤奋努力,不负乡亲,不负江藻。

今宵灯谜

刘茂业

演员变得爱读书

(四字新词语)

昨日谜面:修女

(西点名)

谜底:西番尼(注:西番,西方外国)